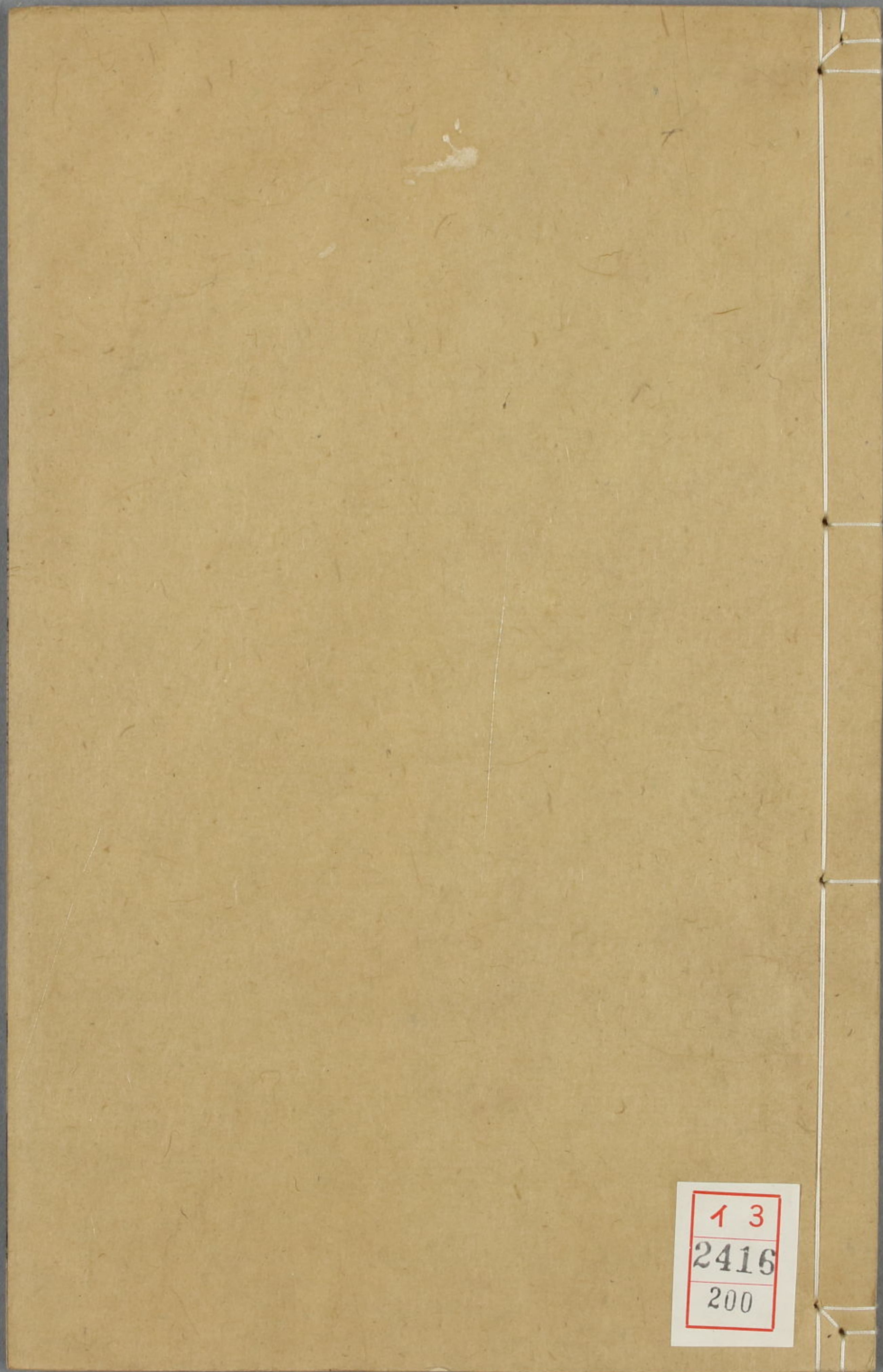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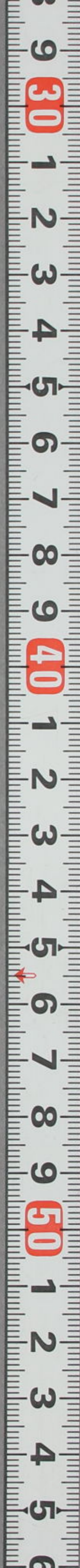




13
2416
200



13
2416
200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八

蟲牙部四

蟋蟀

叩頭蟲

尺蠖



蟋蟀一

原爾雅曰蟋蟀蜚也 方言曰楚謂蜻蛚為蟋蟀或謂

之蜚南楚謂之王孫即趣織也 **增**埤雅曰蟋蟀一名

吟蜚秋初生得寒乃鳴 **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

暮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澤如漆有角

翅幽州人謂之趣織督造之言也里語促織鳴懶婦驚

增爾雅曰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原**禮記曰季夏之月蟋蟀

蟲牙部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八

蟋蟀



<2004-760>

居壁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莎雞之類世謂之蜻
蛸增易通繫卦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
女織績女工 易通卦驗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
堂原京房占七月建申律為夷則蟋蟀鳴增詩義
問曰蟋蟀食蠅而化成 春秋潛潭巴曰蟋蟀集天子
無遠兵 搜神記曰朽葦為蜚 蠹海集曰蛩近陰依
於土以陽而為聲故背翅鳴然其性陰妬故相遇必爭
關

蟋蟀二

增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曰每至秋時宮中妃嬪輩競

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
民之家皆效之 負暄雜錄曰鬪蛩之戲始於天寶間
長安富人鏤象牙為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
蘇軾和弟子由記園中草木詩注八月十一日夜方
和此詩夢與弟遊南山出詩數十篇夢中甚愛之及覺
惟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 類書纂要曰賈似道於半
閒堂鬪蟋蟀

蟋蟀三

增王孫表權秋曰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
歸人都不解施陰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嬾婦
古今注蟋蟀齊南人謂之嬾婦 代簫管高僧傳曰道賁聞蟋蟀
趣

織續

詳易通繫卦

吟秋

古詩曰蟋蟀似吟秋

泣露

詩餘曰蛩聲泣露驚秋枕

蟋蟀四

增詩唐杜甫促織詩曰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白居易促織詩曰幽昧憑依託眇躬悲秋聲韻夜生風一天霜月淒涼處幾杵寒砧斷續中莫動離愁添旅況好資直諫悟宸衷惜渠止解能催織不識窮簷機軸空宋張耒莎雞詩曰金風肇殘伏玉樹正秋涼嚶嚶草間蟲感時振衣裳楚客萬里思夜吟怨藜牀勞勞終夕語共此簷月光孤輪曳獨繭折管

韻哀鐙辛苦函父兄無衣畏風霜楊萬里促織詩曰

一聲能遣一人愁終夕聲聲曉未休不解縲絲替人織

強來出口促衣裘金周昂促織詩曰促織來何處秋

風暗與期苦吟人不解多恨爾如知獨枕難安夜寒衣

欲及時凌晨攬清鏡一半已成絲明楊基舟中聞促

織詩曰促織來何處哀吟近短篷不堪為客裏況復是

舟中殘夢寒衾月孤燈夜枕風此時腸欲斷恨不耳雙

聾

原賦晉盧諶蟋蟀賦曰何茲蟲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

享神氣之么蚴體含容之微陋嚶嚶冽冽翩翩翩翩候

蟲豸部

附錄賈島詩卷四百四十八

蟋蟀

三

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轉遷
唐張隨蟋蟀鳴西堂
賦曰歲云秋矣秋亦暮止西堂寂聽之時蟋蟀寒吟之
始紛稍稍以驚節洞嚶嚶以橫耳若夫八月在宇三秋
及門清韻晝動哀音夜繁潘生感而增思宋玉傷而斷
魂于時招搖北馳河漢西瀉煙澄寥廓露肅原野背暑
而出爾草間驚寒而入我牀下
宋楊萬里放促織賦
曰楊子朝食既徹步圃而嬉遙見一二稚子集乎遠華
之堂環焉其若圍俯焉其若窺躡焉其若追也楊子趨
而往視之蓋促織之始生而尚微墮地而未能飛者也
嘉趣而不市故高步而不卑辟穀而不飪故癯貌而不

肥既蚱蜢其脩髯亦翡翠其薄衣彼其短臂而頸甚長
是故將進而趨趄翹立而孤危也楊子笑謂稚子曰汝
豈識之乎是固夫霜淒露感而恤緯征人之裳者歟身
勤心苦而提耳女工之荒者歟晝闌宵喧自基而徂堂
者歟多言強聒身隱而聲彰者歟若悲若怨若憤若歎
而吟嘯秋夕之清長者歟奚失據於幽茂而陟身於躡
藉若是其幼且孱也乃命稚子藉以羽扇遷之叢間見
密葉其躍如曝冬日其欣然稚子反命曰是蟲若子產
之魚圉圉焉洋洋焉矣使稚子反視之至則行矣

叩頭蟲一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吐血皆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為叩頭蟲
增墨客揮犀曰叩頭蟲亦能入耳為患有人為蟲入耳自謂必死乃極其家所有恣情耗蕩凡數年家業盡破蟲出疾愈乃叩頭蟲也

叩頭蟲二

原賦晉傅咸叩頭蟲賦曰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讎無咎生於惕厲悔愆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貨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

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讎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踟躕以祇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尺蠖一

原爾雅曰蠖尺蠖也俗呼度蟲度音鐸蠖音之誤也易曰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注方言曰尺蠖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木葉上今螺贏所負為子者

增埤雅曰尺蠖屈伸蟲也一名蠋蠹又呼步屈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尺蠖之繭化而為蝶此猶蛹之

變蛾爾

又漢志尺者隻也蠖之義蓋取諸尺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倣是乎

晏子弦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增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尺蠖之於葉也

尺蠖二

增賦晉傅奕潛通賦曰尺蠖屈體以求伸

原宋鮑照

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詘非令薄當靜泉渟遇躁風驚起軒軀以廣跨伏累氣而併形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

唐人尺蠖賦曰順時而出就暖而

長吐微絲以逍遙感緩步而來徃當靜泉澄遇躁風興

屈伸進退翼翼繩繩同吹萬而生養體抱一以含弘

原贊晉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

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增雜文張協七命曰蟪蛄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

蟻一

原爾雅曰蠶打蠃

赤駁蟻

蟻

有翅

其子蟻

方言曰

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埵

禮記曰服修蟻醢

增學記

曰蛾子時術之

蟻也

原大戴禮曰十二月黝駒賁

黝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焦貢易林曰震之蹇

蟻封穴戶大雨將集 又蚍蜉戴粒留不上山推却蹶

損乃傷其顏 莊子曰東郭問曰道安在曰道在蟻

蟻故其字從義 又得時則蟻行 蟻行速遲有序需

得時其廉 韓子曰十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 關

尹子曰聖人師戰蟻置兵 不雅廣要曰蟻酣戰 抱朴

子曰蟻有兼弱之智 又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純鈎

符子曰東海有鼃焉冠蓬萊而遊於滄海騰躍而

上則干雲沒潛而下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群蟻

相要乎海畔欲觀鼃之行月餘鼃潛未出也數日風止

海中隱淪如岳其高槩天或遊而西群蟻曰彼之冠山

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乎封壤之巔歸伏乎窟穴之

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己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

之乎 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

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右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

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

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迴焉 廣志曰有飛蟻有

木蟻古曰黝駒者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增古今注

曰牛亭問蟻曰黝駒何也答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

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

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蟻為黝駒也 原山海經

曰朱蟻其狀如蟻蟻也在崑崙墟 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蟻因墾以木樹其中則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螳螂子蟬蛸折漆以染堅凝絮其色正赤所謂赤絮則此膠也 博物志曰白蟻聞竹雞之聲化為水 晉西陽雜俎曰秦中多巨黑蟻好鬪俗呼為馬蟻 又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能舉等身鐵 北戶錄曰廣人掘大蟻卵為醬名曰蟻子醬 元稹詩集曰巴蟻衆而善攻欒棟往往木容完具而心節朽壞屋居者不省其微而禍成傾壓 倦遊錄曰嶺南暑月欲雨則朽壤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翅脫即化為鰕土人遇

夜於水次秉燭蟻見火光悉投水中則以竹漉取搏之每搏以豚鬻糝之為鮓號天蝦鮓又有大赤蟻作窠於木梢如數升器者取其卵并蟻以糝泊薑鹽釀焉云味極辛辣 物類相感志曰馬螳畏肥皂 又煇炭斷道行蟻自回 化書曰螻蟻之有君臣也一拳之宮與衆取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 詞林海錯曰蟻名蠶蟻一名石宮大者為虬蟬小者為蛾蟬齊魯之間謂之蚰蟥梁益之間謂之黝駒 楚辭曰赤蟻若象

蟻二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增**伏候古今注曰漢光武建武元年山陽有小蟲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乃大蟻也 **原**異苑曰桓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出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爲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旣快人亦便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量力所勝取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窟中謙後誅滅 **齊諧記**曰當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

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踰殺之昭之意甚憐此蟻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不慎墮江慚君濟活僕是蟲王君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之遂得免 **增**五行記曰後魏顯宗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關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又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鄴下有黃蟻與黑蟻鬪黃蟻盡死 **唐**傅亮靈應錄曰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著黃女子民間何許人答曰非人廁

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
曰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
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之所側耳聽之
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見一柱礎下羣蟻紛紜憶
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
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
銖此後不更聞矣 厚德錄曰宋庠春試有胡僧相之
曰公丰神頽異如曾活數百萬命者庠曰貧儒何力及
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庠俯思良久乃笑而言
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吾戲編竹為

橋以渡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首捷公終不出其下比
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憲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以
大宋為第一小宋宋祁也

蟻三

增募羶

趨穢

莊子曰蟻慕羊肉羊肉羶也格物論

集觀鰲

制鯨

詳蟻一符子戰附趨穢頂刻群

棄知

娛意

與使人慕知于魚得水則為蟻外傳曰吞舟

昭伯賤

如樓

若宮

西陽雜俎曰程執恭在易定野

要曰蟻居如樓

西京雜錄曰西京化度廢寺有礪石

徑二尺餘孔穴通連若欄楯樓臺之狀號曰蟻宮者有

人見大蟻萬計羣聚皆金

潰隄

撼樹

子詳蟻一韓愈詩

色因掘地及泉得此石焉

蟻

蟻

蟻

曰蚍蜉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 力舉鐵 翅若金 上詳蟻一酉陽雜俎曰

有冉端者因營葬掘地遇蟻城方丈雉堞皆具工若雕 刻中有街徑樓閣二大蟻居樓閣中一紫色足翅皆如

金行磨上入硯中 詳蟻一酉陽雜俎曰 數百皆具甲冑擁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蚍蜉

王欲觀漁於紫石潭顧左右索漁具凡數百齊入硯中 獲小魚數千頭元之書卷去其王曰蚍蜉觀一無所見

拾卷而寢寐間忽被甲士逮去其王曰蚍蜉觀一無所見 馬知元尉飛其居有候雨殿凌雲臺夢 聚土成峯

覺明日掘得蟻穴如三石缶盡焚之 知雨室穴 雨則出而壅土詩曰鶴鳴于垤垤蟻冢也蟻將

知雨室穴 雨則出而壅土詩曰鶴鳴于垤垤蟻冢也蟻將 雅廣要曰蟻無故當道若門戶城郭積土水且傷人又京

曰蟻一名蟻封傳 小蟲入穴輒環垤室穴蓋防其逸亦室 蟻四

增穴槐 樂善錄曰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 主妻之命典南柯郡無何公主死方悲悼間忽然驚覺

命發槐下果有一穴中有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 窮其穴東上南枝即 養柑 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

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蛀故園戶多買 蟻于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猪羊脾盛脂其中張口置

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巨蟻 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 歸誇 止人

蟻五

唐元稹巴中蟻子詩曰蟻子生無處偏因濕處生

陰靈煩擾攘拾粒苦鴛鴦牀上主人病耳中虛藏鳴雷

霆翻不省聞汝作牛聲 又曰時術功雖細年深禍亦

成攻穿漏江海嗜食困蛟鯨敢憚櫟櫟蠹深藏柱石傾
寄言持重者微物莫全輕 又曰攘攘終朝見悠悠卒
歲疑詎能分牝牡焉得有蠓蚋徙市竟何意生涯都幾
時巢由或逢我應似我相期 宋劉克莊穴蟻詩曰穴
蟻能防患常於未雨移聚如營洛日散似去邠時斷續
緣高壁周遭避淺池誰爲謀國者見事反傷遲 鮑照
詩曰蟻壤漏成河 蘇軾詩曰護此一蟻缺 楊萬里
觀蟻詩曰偶爾相逢試問途不知何事數遷居微軀所
饌能多少一獵歸來滿後車 又曰一騎初來隻又雙
全軍突出陣成行策勲爭報千夫長渡水還爭一葦航

原賦晉郭璞蚍蜉賦曰惟洪陶之萬殊賦群形而遍灑
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
無遺跡驚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
比而不懾龍劒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
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真流瀾
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齊國之窮
師遊東山之高垤感萌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
蟲之愚昧乃識先而似括 **唐**李德裕蚍蜉賦曰稟
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齊師之乏亦聞馮德之
羶覩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

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鼇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垤緣壁淫淫奕奕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晏溫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群羊之聚進如旅雁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之可制無其勢也雖蛭蝻而不傷

增文宋姚鎔喻白蟻文曰蟻之白者號曰蛇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爲室有嘴至剛啮木爲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戶離宮別館複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

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嗟爾之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羽化孳育而未息鑽椽穴柱不盡嚼而不已遂使修廊爲之空洞廣廈爲之頽圯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關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餓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今與爾畫地爲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徙請遷種類以他適母入範圍而肆窺

書

魏應璩與曹昭伯牋曰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

開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

蚯蚓

爾雅曰蠃蚓蛭蟻 孟子曰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

可者也 禮月令曰孟夏蚯蚓出冬至蚯蚓結注云結

屈也大寒蚓入穴首夏陽動則首上其身屈曲也 大

戴禮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

用心一也 古今注曰蚓一名蜜蟪一名曲蟪善長吟

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呼為蜜蚓 高誘

曰蟪蚯蚓也生平土一名蠃一名蛭蟪一名蟪蟪一名

曲蟪一名胸肭一名土龍又名蟪蟪白頸是其老且大

者也 本草曰一名地龍子其屎呼為蚓糞 本草注

曰蚯蚓食細土無砂石 埤雅曰蚓善引或從蟪志曰

引達於寅也 考工記注曰却行蟪屬蚓土精也其為

物不息引而後伸 淮南子曰苓皮蟪脂魚鱉自聚注

取苓皮漬水斗半燒石如炭狀以蟪脂置 慎子曰騰

苓皮水中七日後置沼則魚鱉自聚矣 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所乘故也

抱朴子曰蚯蚓見軍中尤多者軍罷入宜備反叛 又

曰蚓無口而揚聲 劉賓客嘉話曰瓊州地名胸肭胸

肭蚯蚓也故土多此蟲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

而鳴其形胸肭 潛確類書曰唐以開州盛山 酉陽雜

錄多部 鼎鑑類編卷四百四十八 蚯蚓

組曰有蟲名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鑷背
上有黑黃欄稍觸則斷嘗赴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
良久蚓化惟腹泥如涎有毒雞食輒死俗呼土蠱爾雅疏作
土席上腐談曰按月令螻蛄鳴蚯蚓出蓋蚯蚓與螻
蛄同處鳴者螻蛄非蚯蚓也吳人呼螻蛄為螻蛄故諺
云螻蛄叫得腸斷曲蟾乃得歌名 蒙齋筆談曰余居
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之為百合
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自有知為無知也
物類相感志曰阜螽江東呼為蚱蜢與蚯蚓雖異類
而為雌雄蚯蚓鳴則阜螽跳躍 蠡海集曰蚯蚓二竅

一前一後前竅雖一而備五用焉視聽嗅食歌蓋全受
土氣以生也 歲時記曰五日午時于韭畦面東不語
取蚯蚓乾之謂之六一泥為魚鯁者以少許擦咽外即
消 類從曰蚯蚓之塵背灑起霧 廣志番禺記曰閩
越江北山間蠻夷啖蚯蚓脯為羞容州人好食糞土人
以為語或云以蚯蚓為之 范成大詩注曰峽中蚯蚓
之盛無如雲安江濱漬壤戢戢無際

蚯蚓二

增呂氏春秋曰黃帝時大蟷見土氣勝故其色尚黃
異苑曰益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

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但有女著青裙白領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嘗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咸以雙暫同阜螽矣述異記曰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五月忽有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蚓竝張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竝誅廣五行記曰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如植箭唐牛僧孺幽怪錄曰隋來君綽夜行投宿野人家主人曰威污蠖奴曰蠖兒館之甚厚豈視其處乃陂澤

沮洳有蚓蝸螺在焉酉陽雜俎曰上都渾城宅戟門外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夏月霽後有蚓大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引領數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曉悉入穴時或衆鳴往往成曲宣室志曰寶曆初長沙有民王叟者耕於野爲蚯蚓螫其臂楚甚馳歸夜呻晝吟者九旬餘有醫者云此毒之甚者茲且深矣吾不得而知也後數日忽聞臂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數日其聲益大如合千萬音其聲亦隨而多焉是夕乃卒本草曰昔有病腹大夜聞蚯蚓鳴於身有人教用鹽水浸之而愈崇寧末隴州兵士暑中在倅廳前跣立

為蚯蚓所中遂不救後數日又有人被其毒博識者教以先飲鹽湯一盃次以鹽湯浸足乃愈 玉堂叢語曰劉先生俊為國子監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

蚯蚓三

增如虹世紀曰黃帝時蟠大如虹索隱 化蛇張耒續志曰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類首而非也土人云北蛇乃老蛇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如大蛇行不類 有足酉陽雜俎曰段成式轉甚鈍又謂之山蛇 三任盧州某官庭前忽有蛇出大如食指長可二三丈白項當項下有兩足正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露齒又曰段成式姪孔謙籬下有蚯蚓口露雙齒肚下

足如蛇長尺五行疾于常謙惡殺之其年謙母死及兄叔俱不得活

蚯蚓四

增詩唐杜甫詩曰蚯蚓上深堂 宋梅堯臣詩曰蚯蚓在丘穴出縮常自盈龍蟠亦以蟠龍鳴亦以鳴自謂與龍比恨不頭角生螻蛄似相助草根無停聲聒耳夜不寐每夕但欲明天地且容蓄憎惡惟人情 王安石詩曰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范成大詩曰蚓吐無窮壤 蘇軾詩曰蚯蚓竅作蒼蠅聲 **增**賦唐東方虬賦曰惟陰陽之播氣實萬類以呈形有微蟲之稟質應甲子而濕生雨欲垂而乃見暑既至而

先鳴乍逶迤而鱗屈或宛轉而蛇行內乏筋骨外無手足任性行止物擊便曲徒進退而皓首竟不知其所欲東西詰屈南北夤緣上食塵塊下飲淵泉應軒轅土德之王入蔡邕勸學之篇其體甚微其用至專墮泥塗以自保觸鹽滋而罔全豈造化之賦命信歸之於自然

贊晉郭璞蚯蚓贊曰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淫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

雜文宋歐陽修廬陵雜記蚓食土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豈其生之陋而自悲

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蛙一

爾雅

曰在水曰鼃

又科斗活東

蝦蟇子也

周禮曰蠃

氏掌去鼃黽焚牡蘘以灰灑之則死注曰齊魯之間謂

鼃為蠃黽耿黽也 本草曰蝦蟇一名蟾蜍一名鼃一

名去甫一名苦蠃 衍義取眉間有白汗謂之蟾蜍

又曰鼃其色青腹細背尖後腳長故善躍大其聲則曰

蛙小其聲則曰蛤圖經似蝦蟇而背青綠色俗謂之青

蛙亦有皆作黃文者人謂之金線蛙大腹而色青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黑色者南人呼爲蛤子食之至美即今所謂之蛤亦名水雞是也閩粵浙東人以爲珍饈小形善鳴喚者名鼃子韓詩外傳曰嫵婉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也河圖曰蟾蜍去月天下大亂春秋運斗樞曰紀乖政則蟾蜍月精四頭感翔王莽傳曰紫色蛙聲餘分閏位史記曰月爲刑而佐日見食于蝦蟇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海者拘于墟也又曰坎井之鼃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子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

泥則投足滅跗軒螭與科斗莫吾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足已先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以東海之樂於是坎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列子曰若蛙若鵲得水爲隘得水土之際即爲蠅蠓之衣文子曰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蟇蛙黽日夜恒鳴口乾舌擗而人不聽之今觀晨雞待旦而鳴天下俱動多言何益惟言之時也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蝕乎詹諸注詹蝦蟇也又曰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蝦蟇也抱朴子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

上有角領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午時取之
陰乾百日以左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
兵若敵人射已弓矢皆還自向 又曰蟾蜍壽三千歲
古今注曰蝦蟇子一名科斗一名懸針一名黝魚形
圓而尾尖尾脫則脚生 雅廣要曰亦云活即師其頭
大則足生月大則生前兩足月小則生後兩足併頭尾
言之狀如斗也古科斗文取象於此 潛確類書曰科
斗一名丁子 又曰 聞雷震則尾脫足生 天中記曰蟾蜍頭生角得而食
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 衝波傳曰蝦蟇無腸龍蛇類
也 酉陽雜俎曰蝦蟇聲抱 續博物志曰蝦蟇之肪
塗玉即軟肪不可得取肥者煎膏亦可 通志曰有一

種生山谷中黑色肉紅名石鱗魚竝可食 唐尉遲樞
南楚新聞曰百粵人好食蝦蟇凡有筵會斯為上味先
於釜中置水次下小竿煎之候湯沸即投蝦蟇乃抱竿
而熟謂之抱竿羹又云疥皮者最佳投於沸湯即躍出
其皮自脫乃可以脩饌時有一隻大以為不可云切不
得脫去錦襖子其味絕珍聞者莫不大笑 桂林志曰
桂人好食蝦蟇仍用乾菌為糝赴食者至以餘俎包歸
遺兒女雖汚衫不恥 玉堂閒話曰徐之東界接沂川
有溝多盤車溝有水水有蛙大可如五石甕目如盃昔
嘗有人於其頂上得藥服之度世 游宦紀聞曰眉州

人水中釣蝦蟇置籃中皆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之旋即相負如初市間以爲珍味成都人最重之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括蒼亦以爲珍品名曰風蛤 又曰德興有毛山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間山旁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山洞間捕大蝦蟇名曰石撞 倦遊雜錄曰嶺南人嘗食蝦蟇易其名曰蛤蚧 洽聞記曰蝦蟇大者名田父能食蛇蛇行田父逐之蛇不得去田父銜其尾久之蛇死尾後數寸皮不損肉已盡也 冷齋夜話曰蝮今御所食蛙也此何等物而竟以供玉食何也 物類相感志曰五月五日收蝦蟇能治瘧疾人治小

兒疳 艾子雜說曰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嶼中有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水族有尾者皆斬吾輩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投荒雜錄曰南方有水族狀如蛙其形尤惡土人呼爲蛤食之味美如鷓鴣治男子虛勞 宋周遵道豹隱紀談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柳鼓交作謂之蟇更此即六更也

蛙二

曾張衡靈憲辨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

月是爲蟾蜍 史記曰趙襄子以尹鐸有寬政於晉陽其心必和乃守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竈產蛙民無叛意 韓子曰越王句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與荆軻至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蛙太子令人捧盤金軻用投鼃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漢書志曰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羣鬪是歲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 霍光傳曰霍山云丞相擅減宗廟羔菹鼃此可以罪也

後漢書曰馬援爲隗囂使公孫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東觀漢記曰彭寵堂上聞蝦蟆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無所得 張璠漢記曰靈帝鑄天祿蝦蟆吐水於昌平門外 廣古今五行志曰晉孝武太元八年義興人周容有一女年十八九性嗜膾噉之恒若不足後嫁許纂以食膾故家爲之貧家人疑婦非人命歸宗路見罍師取魚作鮓著案上可有十許斛便於車中下一千錢以與魚主人令搗虀乃下車熟食五斗生食五斗當啗五斛許便極悶卧須臾踞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從吐而出遂絕不復啗

病亦愈 晉中州記曰惠帝爲太子在華林園聞鳴蛙聲問左右曰此鳴爲官乎爲私乎太子家令賈裔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惠帝令曰若是官蛙可給廩先是有識云蝦蟆當貴 宋書曰張暢弟收嘗爲獬犬所傷醫云食蝦蟆膾收甚難暢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傷亦即愈 南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間群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君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 南史

曰卞彬賦蝦蟆云紆青拖紫名以蛤魚世以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又曰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二年齊武安妖人與其徒僞云盲瞽因飲泉水下得金佛其瞽遂愈于是遠近信之男女霧集水中有黃色蝦蟆如金色乍作乍沒齊武安及百官以下莫不敬之 朝野僉載周張元一腹羸而脚

短項縮而眼突吉頊目爲逆流蝦蟆 隋書曰煬帝在東宮數有妖變乃命衛尉少卿蕭吉禳邪氣于宣慈殿座祭神是時孟冬地久無水乃有蝦蟆從西南來入至座忽然而失 瀟湘錄曰唐高宗常患頭風令宮人修藥餌初穿地置鑪忽有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帝命放於苑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爲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武后竟革命 五行記曰神龍中渭水有蝦蟆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 酉陽雜俎曰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坐于堂之前軒忽聞堂中動盪喧逐執燭入視見一蝦蟆大

如二斗釜即命人以大銅盆覆之客曰蝦蟆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啟視之已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又曰長慶中有人玩八月十五夜月見光屬於林中如匹練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 宣室志曰太原石憲者以商爲業長慶二年夏行雁門關暑甚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謂憲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實清暑之地能偕我遊乎憲即與行至其地見群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吾徒浴其中以蕩炎燠憲竊怪羣僧狀貌無一異者已天暮有一

僧曰欲聽吾徒之梵音乎憲然之群僧即於水中合聲而噪食頃有二僧挈憲手皆浴冷甚驚寤則衣盡濕明日西行聞道中蛙鳴甚類所謂梵音者徃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儼昨僧也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北夢瑣言曰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爲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蝦蟇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五行記曰唐懷州凝真觀東廊下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徃徃聞柱中有蝦蟇

聲不知的處後因樹柯壞易之廚人斫以爲薪柱中得一蝦蟇其柱先無孔也嶺表錄異曰唐林藹爲高州太守有鄉野小兒牧羊聞田中有蛤鳴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中遂掘之乃蠻首冢也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射數處損缺其上隱起多鑄蛙鼃之狀疑其鳴蛙即銅鼓精也唐陸勲志怪錄曰沈慶校書言境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或哭裸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鳴鼓呪禁之次有一乘船者偶泊門首枕舷而卧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碗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于篷板下聞其女叫曰

何故縛吾壻船者乃叩門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
喜厚酬之船者乃以油熬其蟾女遂瘥 倣戒錄曰偽
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於財嘗有人假貸錢一
萬弘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
貨之足奉價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放
蝦蟆於江中經月餘泰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
之乃金蝦蟆也 茅亭客話曰蜀有村夫鬻白蝦蟆甚
大兩目如丹皆云肉芝也有醫工買歸慮其走逸以大
石曰合於地至曉石曰透明如燭籠醫工駭愕齋沐負
鎗挈蟾辭家入青城山不知存亡 東坡志林曰富彥

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迫於
飢困遂棄於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還鄉過此欲收其
骨則兒尚活且肥健逾前視塚中有竅一滑易如蛇鼠
蟲出入有大蟾蜍大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呼
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耳 冷齋夜話曰中貴楊戩喜
浴於池人不得見一日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
上乃一大蝦蟆大可一牀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爲之
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戩也因以一銀毬與之戒
勿爲人言 墨客揮犀曰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錢塘
日初禁之自是池沼之間鼃不復生文通去州人如故

食蛙亦盛人因謂天生是物將以資人食也食蛙益甚
朱彧可談曰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鼃也中
州人每笑之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給其族人
為鵝腊既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啖少息或云蛙變
為黃鵠 輟耕錄曰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許
在郡城南曰南池池之旁可居舊為里人屋歸附後達
魯花赤滅撤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羣蛙聒耳寢食不
安今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朝京回因以朱書符篆於
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蛙勿再喧自是至今寂
然

蛙三

增生釜

遊池

范丹家貧釜中生蠱

音猛

性熱

聲蛙廣要曰蛙善怒故音猛而謂努力為通又曰其鳴
其足于瓶中以養之北戶錄注曰蛙性熱甚補人人有折
禁捕如避暑錄話曰晏元獻為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
同列皆罷知亳州一日遊過水見鼃有躍而登木捕蟬
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墮雖多口以連獲終扼云匿
葛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雖墮雖多口以連獲終扼云匿
制弗關蛇化鵝堂磚下有蛇先出長丈餘有蝦蟆入于
如盤而目赤如火相與關俄而蛇入于淮南子曰蝦蟆
草蛇蝦蟆皆陰類朝堂出非其類也入于淮南子曰蝦蟆
為鵝水蠱為鵝慈皆生非其類也入于淮南子曰蝦蟆
惟聖人知其化鵝慈皆生非其類也入于淮南子曰蝦蟆
可以制蚤又淮南子曰蟻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
使蟹捕鼠蟾又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也

蝦蟇淮南子
謂之去蚊
春水時鳴以聒子
懷土
蟄懷土雖取以置之則科斗皆出謂之聒子見黑點漸深至
之常慕
而友
衣人其為蝦蟇因禁採捕
陰蟲
坐魚
悟其為蝦蟇因禁採捕
吞恒流其如孫綽翰曰靈虬吐陰蟲坐魚伏陰蟲以承波
曰靈虬承注陰蟲吐翰曰靈虬吐陰蟲坐魚伏陰蟲以承波
蛤魚坐魚坐也
兩翅
三足
以其性好坐也
有頻斯國人來朝其國有丹石井水中白蛙化為雙白鳥入
去來井上至周馥王晉臨井而窺白蛙化為雙白鳥入
雲望之遂滅馥王晉臨井而窺白蛙化為雙白鳥入
水數步有一小坎正涵北斗有蝦蟇數十共來飲吸願
異之明日復來坎所訪求得三足蝦蟇數十共來飲吸願
類書曰蟾蜍三足蟄也
艾子雜說曰艾子使燕燕疾
努眼脹腹
接腋持願
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如之曰

蛙四

何則可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龍
王逢一蛙于海濱蛙問曰王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草宮貝
關翬飛璇題王復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草宮貝
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王曰喜則時降膏澤清
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
寸草不留王問蛙曰汝之喜怒如何蛙曰吾喜則清風明
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怒眼次之何曰吾喜則清風明
脹過而休于是燕王有慙色下詳蛙一莊子道書曰蟾蜍
有丹書
背生芝草
萬歲背生芝草出為世之祥瑞
增詩唐杜甫詩曰天池日甬蛙白居易蝦蟇詩曰蠢
蠢水族中無用者蝦蟇形穢肌肉腥出沒于泥沙六月
七月交時雨正滂沱蝦蟇得其志快樂無以加地既蕃
其生使之族類多天又與其聲得以相誼譁豈惟玉池

上污君清冷波何獨瑤瑟前亂君鹿鳴歌常恐飛上天
跳躍隨嫦娥往往蝕明月遣君無奈何 韓愈答柳柳
州食蝦蟇詩曰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強號爲蛙蛤
於食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皺炮跳躑雖云高意
不離寧淖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
垂典教我棄愁海濱恒願眠不覺叵堪朋類多沸耳作
驚爆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
效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撓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
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而
君復何爲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爲孝哀哉

思慮深未見許迴懼 又詩曰鼃蛙鳴無謂閣閣祇亂
人 岑參南池宴餞賦得科斗子詩曰臨池見科斗羨
爾樂有餘不憂網與釣幸得免爲魚且願充文字登君
尺素書 楊收詠蛙詩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
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 宋蘇軾詩曰稻梁初吠蛤
洪駒父蝦蟇詩曰吾廬逼沮洳蛙蛤宗生之委委見科
斗閣閣已在茲夜聲一何喧達旦乃寢微月令記螻蟴
語默亦有時豈伊不平鳴沓沓竟何爲那復當鼓吹安
能問官私吾聞崑崙下厥大數十圍蟾蜍窟望舒色勝
金裊蹄痴騃反食月吞吐誰能知坎井我自足跳梁而

持願驚笑色無愠鵲化理莫推疥體不自惜或以調鹽
醯柳州味南烹下箸甘若飴在昔薦宗廟乃與羔兔齊
擅減幾被坐巨細不可遺莫以腥臊棄終將瑚璉期
又詩曰蝦蟇何爲者瘕磊盡於背人言懷土蟲棄去俄
復在昔有係青繒酉陽志其怪嘗觀三物圖副以蜉蝣
帶相持莫先動含毒相屠膾端欲兄龜龍未肯弟孔翠
俳語解人頤子陽妄尊大慎勿離窟穴傍午元五輩東
行犯日忌束縛非其罪儻有切玉刀甘心脂鼎鬻平生
不下筋實憚背瘡疥何必食馬肝前修有明戒願君弗
嘲笑微命其可貸 又詩曰動物類含血蝦蟇獨無之

雙目但瞠也一腹亦瞤其龍變或託體魚服覩幽姿罕
見三足蟾詎減六眸龜向來奏贖瑞背負輪囷芝坐謾
皆下吏膠車等兒嬉雖蒙黃金擲荆卿空爾爲或以白
玉琢形模妙工倕咄爾百醜質詎辱五鼎脂浪號土底
鴨雄誇水中雞何足污帝箸但可充蛇飢作意一池鳴
和我五字詩 梅聖俞初聞蛙詩曰朝開南籬梅暮聞
北池蛙何時科斗生草根已吐芽只畏草葉長其下可
隱蛇遊子且弗行科斗成蝦蟇 石介蝦蟇詩曰夏雨
下數尺流水滿池泓蝦蟇爲得時晝夜鳴不停幾日飽
欲死腹圓如瓶罌鉅吻自開闔頭項或縮盈時于土坎

間突出兩眼睛是何癡形骸能吐惡音聲嗟哉爾肉臄
不中爲犧牲嗟哉爾聲麤不中和人情殊不自量力更
欲睥睨橫海之鱣鯨自謂天地間獨馳善鳴名萬物聒
皆聾不知鐘鼓欽欽雷霆閔閔應龍戢腦入海底鳳皇
舉翼摩青冥此時各默默以避蝦蟇鳴何時雨歇水澤
涸青臭泥中露醜形失水無能爲兩脚不解行乾渴以
至死盡把枯殼填土坑 宋祁池蛙詩曰越國車前矜
勇甚子陽井底太驕生乘時不羨雲溟樂口作儀同鼓
吹聲 蘇軾蝦蟇詩曰悍目知誰瞋蟠腹空自脹慎勿
困蜈蚣飢蛇不汝放 唐庚圓蛤詩曰黃犢鳴水中相

顧皆愕然探之亡所得有蛙僅如錢持問傍舍翁云此
號圓蛤夏潦漲溝渠喧呼自酬答卒然聞其聲謂可當
專車旣見一撫掌寸莛量有餘物生元氣中小大各異
趣蛙質黃牛鳴持此欲誰附我居固已陋爾鳴良亦村
綿蠻轉黃鸝我今思故園 朱子聞蛙詩曰兩蛙盛怒
鬬春池羣吠同聲徹曉惟等是一場狼籍去更無人與
問公私 張舜民鳴蛙詩曰一夜蛙聲不暫停近如相
和遠如爭信知不爲官私事應恨疎螢徹曉明 楊萬
里和聞蛙詩曰春來真底好此輩正縱橫身作泥中計
聲從雨後增北人食未慣南食眼猶生灰灑知虛實於

渠似可行 劉克莊題白渡方氏聽蛙亭詩曰塘水拍
隄科斗生想君亭子俯幽清黃梅雨足野田闊牡麴煙
收村墅晴莫信人嫌無理鬧頗疑渠有不平鳴畫堂方
喜聽琴阮誰愛天然律呂聲 謝翱僧池青蛙詩曰隱
見多無定時開一道萍瘦分荷背白身帶蘚文青吐雹
收寒井隨僧入夜餅柏壇祠后稷應作蟄龍靈 元張
翥爲金齊賢賦冰蟾詩曰老蟾素魄稟金精千歲玻瓈
幻結成明水夜零陰隧凍丹書秋滿肉芝生腹凝寒露
藏虛白影入銀河浴太清擬問嫦娥乞靈藥與君騎向
廣寒行 元好問蟾池詩曰老蟾食月飽復吐天公一

日頻年瞽下界新增養蟾戶玉斧誰憐修月苦郡國蟾
池知幾所碧玉清流水仙府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張
頤怒於虎渠家眉間有黃乳膏梁大丁正須汝何人敢
與月復讎疾過池頭不容語向來屬私今屬官從今見
蟾當好看爬沙即上青雲端 明劉基聽蛙詩曰繞舍
荒池低且野蟄蛙齊候鳴雷社已知地氣上如炊更覺
石泉流若瀉舉頭玉燭煥陽明跼足汙泥悲土苴半夜
條風入綺窗清晨細雨霏簷瓦梁間紫燕舞參差枝上
黃鶯語悲蛇播形肖貌均有生感氣傷情孰瘖瘡初聆
衙衙雜更鼓漸聽嘈嘈成侈哆猶持堅白較同異似坐

狙丘談稷下村童叫噪聾學究悍婦勃磳宣娣姐西域
胡僧彈般若齊東老生矜多輟逸帆獨岸靡蒹葭醉客
罵筵投盞聳吻咬誰辨驃兒哇競若乍開賓叟嘲怒牙
嚼齒悸羅吞寤言詰屈驚宜樹徒誇楚使能言齊未讓
秦巫工詛芋兜離襟休紛覲縷帝樂虛張洞庭野虞夔
奚暇調笙磬周警曷由分鄭雅旅人懷憂實無寐遭此
彊聒胡爲者得非作姦謀蝕月無奈聚訟騰謹託昔聞
周公立典教蠲氏專司鞠灰灑常疑聖人茂育物獨向
微蟲少寬解乃今知其非瑣屑欲問官私乞餘地鳳皇
鸞鶯聲若希白雪陽春和偏寡蚊蠅蚤虱多於沙鑽啞

暗鳴紛醜覩蝦蟇幸不含毒螫何苦呶號爭跼跼烏鳶
逐響蛇聽音寧顧入腹生癥瘕賦詩却笑柳州忍使
腥臊辱蘊鮓徐渭蛙聲詩曰紅芳綠漲綠連天夾岸
蘼蕪匝澗灣別有鼓吹喧渡口不教蚯蚓疊陽關殷郎
咄咄書空易漢使期期奉詔難華苑公私猜典午華門
信屈課殷盤連營甲卒枚前閤塞寺沙門呪後食蟾蜍
借月瘖何謂科斗縈波字與翻蒲潦潯蒸號太酷梅風
飄蕩控宜寒使車南詣雕題譯貝葉西來鳩舌彈金響
俠徒九儘落珮垂戰士怒彌殷諧語就筮方乞半孤雛
隔乳未啼殘韓馮枕荷愁喧寐戴勝降桑許聒眠利口

齊來僂喋喋薄言鉅羅鼓闐闐咽競笳烏不得曉雜沸
蓮露幾時圓迢迢來度天姬帳閣閣迴驚釣者船謠繁
藻鏡區成漱韻碎菱絲詎可穿寄語草深瓜爛處急呼
即且備蛇憐

蟪賦

蜀都賦曰蠖蟪山棲

蠖蟪音微夷類蛙而大即今田雞也

唐人蟾

蜍賦曰當夫流潦初溢陰霖未晴乘清秋之涼夜散響
耳之繁聲瀕洞雷殷混萬籟而爲一喧逐鼓怒恒異類
以相驚既莫知其所止故乃時逢則鳴 柳宗元閔生
賦曰蒼虬蹶泥兮畏避蛙黽 宋張耒鳴蛙賦曰夏雨
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

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於時蛙鳴若譟若啼若訴若歌
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噦而謳若咽而噉瘖
者之呼吃者之闐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雜
亂無節兮又似夫蠻鼓僚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於
泥潦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處而樂
也

蛙

說宋陳君舉怒蛙說曰日有烏月有蛙蛙與烏相遇

烏戲蛙曰若嚙肉耳躍之高不咫尺焉能爲哉蛙曰我
已矣若無靳我烏曰若亦能怒耶蛙曰我翹我腹翳太
陽之光呀我頤啗其壤瞞吾目列星不敢輝奚而不能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八
怒若不吾信月於望吾怒以示若其望月果無光他日
蛙遇烏曰曩吾怒得無惕乎烏曰若焉能惕我哉吾振
吾羽翳太陽之光肆吾味啄其壤徐以三足蹴之天下
不敢寧而居吾視若之怒眇矣奚以若惕爲若不吾信
月於朔吾怒以示若其朔日果無光嗇人伐鼓馳且走
焉又他日烏遇蛙曰吾怒也何如蛙曰始吾謂極威矣
而不知子之威震於我也

雜文梁武帝斷酒肉文曰長老苾伽陀降伏庵婆羅
提陀惡龍及爲酒困不能折伏蝦蟇 孫覲山居上梁
文曰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

增令宋毛勝水族加恩簿申潔蛙也蒼皮癭疹矮股跳梁
宜授濟饒都護行水樂令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八

壽宮

知殊

知殊

蠨蛸在戶

即長跼也

焦貢易林曰未濟之蠱蜘蛛作網以

伺行旅青蠅噉聚觸我羅域為網所得死於網國又

曰井之遯蜘蛛南北巡行網罟

增論衡曰蜘蛛結絲

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亦掃其網置衣領中令

人知巧辟忘

原廣志曰

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蛛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

草有在器下者有以系於籬壁間綠壁捕蠅者長脚在

壁屋為絡者

增廣五行記曰蜘蛛集於軍中及人家

有喜事

酉陽雜俎曰道士許相之言以盆覆寒食飯

於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為蜘蛛元稹詩集曰巴蜘蛛

大而毒其甚者身邊數寸而跼長數倍其身網羅竹柏

盡死中人瘡痛渠濕且痛癢倍常用雄黃苦酒塗所嚙

仍用鼠婦蟲食其絲盡輒愈療不速絲及心而療不及

矣彙苑曰海蜘蛛大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非大深

山谷不伏遊絲隘中牢若絙纜虎豹麋鹿間觸其網益

吐絲糾纏不可脫俟其斃腐乃就食之船人欲樵蘇者

率百人束炬以往遇絲輒燃或云取其皮為履不航而

涉明道雜志曰黃州窗壁間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

腹極小行甚駛腹無絲不能為網葛洪瘡方曰取蜘蛛

一枚著飯中吞即愈物類相感志曰蜘蛛申日能

越 採蘭雜志曰昔有母子離別母見蠨蛸垂絲著衣則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又曰長蛟一名青鳥一名解憂夢溪筆談曰廣南有天蛇螫人則徧身潰爛不可救其瘡腫處以針投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不止若螫少輕以秦皮煎湯恣飲兩三日可愈即草間黃花蜘蛛也雅俗稽言曰蜘蛛之大而五色花文作大網者曰天蛇續博物志曰凡蛛網皆可消疣屢有驗雅俗稽言曰用其絲以繫疣久則其疣自落字說口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不義者也

蜘蛛二

增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原**符子曰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遊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重耳乃執僕之手駐馬而觀之顧其臣咎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豸以食之況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弗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郡國志曰滎陽有厄井相傳漢祖為雍齒所追投匿井中有蜘蛛結網蔽其井口得脫汲黯為滎陽守立神蛛廟祀之 **增**金樓子曰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

官見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罾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之隱 魏志曰館陶令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三物齧齧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欲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起 **原**異苑曰陳都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心患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緣牀就琅便宴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 朝野僉載曰張文成景雲二

年為鴻臚寺丞有蜘蛛大如栗當寢門緣絲上經數日大赦加階授五品 **增**開元天寶遺事曰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各捉蜘蛛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酉陽雜俎曰元和中蘇湛遊逢鵲山入山數十里遙望巖間有白光圓明徑丈蘇以為靈境也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身如繭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鉗鏘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腦陷而死 宣室志曰有御史韋君從事江夏奉使至京道次商於館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

狀甚微韋君曰是為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
無及因以指殺之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亦殺之且命
左右掃去其網曰為人患者吾爾除矣明日欲去因以
手撫其柱有一白蜘蛛螫之痛不可忍不數日一臂俱
腫潰爛血盡而終 江夏志曰江夏城南鐵佛寺內有
蜘蛛井世傳唐時有紅白二蜘蛛化為妖婦以媚人故
鑄鐵佛鎮之 金史世紀曰宣孝太子侍宴於常武殿
典食令湏合進粥有蜘蛛在粥盃中湏合恐懼失措太
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耳豈汝罪哉

蜘蛛三

增長足

大腹

其性詳前魏志

夢書曰蜘蛛為大腹

占喜

卜巧

夢書曰夢蜘蛛者其日遂有喜

斷絲

裂網 西陽雜俎曰裴旻山行有蜘蛛垂絲如足布將
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帖之血立止 勝非錄曰王守
一自稱鍾離山人布衣賣藥于洛陽市常携一拄杖每
見蜘蛛網必以杖毀裂盡淨而後已或問之曰天地之
間飛走之屬捕逐搏擊固非一物均為口腹以養性命
獨蜘蛛結網張羅設機 啗寺僧 啗幼兒 頃有寺僧
巧以害物吾是以惡之 啗寺僧 啗幼兒 頃有寺僧
其號前自蜘蛛為網形絕大此僧見即盛熱僧獨於房
畫寢蜘蛛乃升牀嚙斷僧喉成瘡少頃而卒 玉堂閒
話曰秦嶽之麓有岳觀樓殿咸古制一夕大風有聲
轟然響振山谷及日視即觀樓殿咸古制一夕大風有聲
雜骨盈車有老蜘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足
則周數尺之地矣先是側近民家亡失幼兒不計其數
蓋悉罹其啗食也蓋布網其上或遭其黏縈絆而不能
動步謂

蜘蛛

蜘蛛

五

自解則遭其害矣於是觀主
命薪以焚之與聞十餘里
洛陽舊聞記曰洛陽有歌姬楊
辨楊疑式甚憐之時有僧雲
重之忽有蜘蛛于簷前垂絲
笑謂歌者曰試嘲得者奉絹
得肚嬰撐尋思繞寺行空中
雲辨體亮肚大也楊見詩絕
慚且笑與絹五疋復齋漫錄
監司所客遂於臨淮館驛題
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
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下
蟬勇須知黃雀奈君何

蜘蛛四

增塗布不濡淮南子萬畢術曰蜘蛛塗布而雨自稀取
塗足不沒抱朴子曰以七斑蜘蛛及七種水馬以合

蜘蛛五

唐孟郊蜘蛛諷曰萬類皆有性各稟天和蠶身
與汝身汝身何太訛蠶身不為已汝身不為他蠶絲為
衣裳汝絲為網羅濟物幾無功害物日已多百蟲雖切
恨其將奈爾何蘇拯蜘蛛諭曰春蠶吐出絲濟世功
不絕蜘蛛吐出絲飛蟲成聚血蠶絲何專利爾絲何專
孽映日張網羅遮天亦何別儻居要地門害物可堪說
網成難福已網敗還禍爾小人與君子利害一如此

元稹蜘蛛詩曰蜘蛛天下足巴蜀就中多縫隙容長踦
虛空織橫羅縈纏傷竹柏吞噬及蟲蛾爲送佳人喜珠
攏無奈何 又詩曰網密將求食絲斜誤著人因依方
託緒挂罥遂容身截道蟬冠礙漫天玉露頻兒童憐小
巧慚欲及車輪 又詩曰稚子憐圓網佳人祝喜絲那
知緣暗隙忽復噬柔肌毒腴攻猶易焚心療恐遲看看
長妖緒和扁欲漣漣 宋梅堯臣詠蜘蛛詩曰日結一
尺網知吐幾尺絲百蟲爲爾食凡腹尚苦飢 范成大
田園雜興詩曰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妨礙小蟲飛蜻
蜓倒挂蜂兒窘催喚山童爲解圍 楊萬里觀雨中蜘蛛

蛛詩曰蜘蛛作網祇愁疎密了還遭小雨餘漏却飛蟲
渾細事無妨網得萬真珠 又戲題簷間蜘蛛詩曰屋
角籬尖竹樹陰可憐用盡許多心凝身不動如無物頓
網輕搖試有禽絲貫日華明五色戲隨風舞忽于尋看
渠經緯來還去忘却摧頽心不禁 沈約詩曰網蟲垂
戶織 黃庭堅詩曰玉釵罥蛛郎馬歸 又詩曰蛛網
鎖硯蝸書架

增賦晉成公綏蜘蛛賦曰獨星懸於浮處遂設網於四
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馮廣廈右依高廊吐絲屬絡
布網引網織羅絡幕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蠅昏

歸營營羣衆薨薨亂飛挂翼繞足韜絲置圍衝突必獲
犯者無遺 唐賈餗蜘蛛賦曰觀其周旋細密往復輕
疾縷積於纖綸成若屈其身也或垂之如墜其絲也亦
動而愈出成章無軋軋之聲不漏得恢恢之質 敬括
蜘蛛賦曰蠢爾蠅蛸樂居閑邃挺自然之功畜多端之
思託玉堂以謀生賞金窗而得地委曲面實迴環接空
而不窮或連延於壁隅時蒙幕於楹曲雜花幌而左右
交引緣錦屏而遠近相屬疎而不漏細而弗逾貼飛花
則亂錦露皓露則垂珠 宋張耒蜘蛛賦曰魚棲假淵

鳥棲求木而我所宅獨取諸腹巢於牆屋人不予取朝
蠅暮蚊食人所惡彼殘物所養而無益於世雖名人兮
斯蟲是愧

蠅虎一

增古今注曰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
一名蠅虎子潛確類書曰一名蠅豹身黑紫邊有雙肉
爪攫蠅而食之兩目似虎炯然有光說文
謂之易曰震來虩虩雅俗稽言曰虩音隙蠅虎
也常若多懼故取象焉崔
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取蠅虎杵碎拌豆豆自踴躍
可以擊蠅

蠅虎二

虫部

蠅虎

蠅虎

增杜陽雜編曰唐穆宗時飛龍衛士韓志和嘗在上前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帝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飼之故也能為五隊分舞涼州上令名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中節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又能臂蠅虎子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鷁搏雀罕有不獲者 酉陽雜俎曰于頔在襄州有山人王固謁見於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陣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

入筒中觀者大駭

蠅虎三

增詩宋陳師道蠅虎詩曰物微趣下世不數隨力捕生得稱虎匿形注目搖兩股卒然一擊世莫禦十中失一八九取吻間流血腹如鼓却行奮臂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

蜈蚣一

爾雅曰蒺藜蚘蚘 廣雅曰蚘蚘蜈蚣也 埤雅曰一名蚘 百足蟲也 一名商距今俗謂之百足 方言曰馬蚘北燕謂之蛆蟧其大者謂之馬陸 史記曰騰蛇之神

而殆於螂蛆 本草曰蜈蚣性能制蛇見大蛇便緣而
噉其腦 又曰蜈蚣畏蛤蚧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
則死 莊子曰螂蛆甘帶司馬彪注曰帶小蛇也 又曰
使蚤負山商距馳河 又曰夔獸一足 憐蛇言變
而羨多蛇以 魯連子曰百足之蟲三斷不蹶則其所
持者衆也 關尹子曰螂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互
相食也卑雅廣要曰三物相值莫敢先動 抱朴子曰南人入山皆以
竹管盛活蜈蚣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
則草中便有蛇也蜈蚣見蛇能以氣禁之蛇即死 東
晉發蒙記曰雞以蜈蚣為酒謂食之即醉也 博物志

曰馬陸萬足蟲蛇之大者又名馬軸 物類相感志曰
蜈蚣畏油 又曰蛇虺見之而蟠伏螂蛆當前似施禁
法蛇即為之開口螂蛆入食其腸復穴其傍而出 酉
陽雜俎曰綏安縣多蜈蚣大者能以氣吸兔小者吸蜥
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臨海異物志曰晉安東南
吳嶼山蜈蚣千萬積聚成堆或云長丈餘者以作脯味
似大蝦 嶺南異物志曰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
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蜈蚣也 南越志曰開
寧縣多蜈蚣其皮可以鞣鼓取其肉曝為脯美於牛肉
異物志曰東南海中蜈蚣長數丈能噉牛里人秋冬

間遇之則鳴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鐵圍山叢談曰嶺
嶠多蜈蚣動長二三丈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
蟲多延行并幹牆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
自落於地蜈蚣為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為繞周
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
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輒生搗塗焉痛立止 玉匣記曰
蝸牛不獨為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
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鶴林玉露曰蚺
蛛灑溺以殺蜈蚣

蜈蚣二

增紀聞集曰唐杜暉使嶺南至康州見蜈蚣大如筆天
寶四載廣州因海潮淹一蜈蚣死割其爪得肉一百二
十斤 續博物志曰李勉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為硯
南海時得於海商云是蜈蚣脊骨 聖君初政錄曰洪
武時初建成均地多蜈蚣上令築土峰以鎮之號雞鳴
山自是蜈蚣頓息

蜈蚣三

增賦葛洪遐觀賦曰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
惡越人獵之屠裂取肉白如瓠 黃庭堅禽演百足馬
蛇笑鼈跛

守宮

合蜥

增

爾雅曰蝾螈蜥蜴蜥蜴蝾螈守宮

埤雅廣要曰易名而通者

也

說文曰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蝾螈

陶弘景曰有

四種形大純黃色者為蛇醫亦名蛇舅似蛇醫而小尾長見人不動者名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者名蜥蜴小而緣牆壁色黑者名蝾螈 方言曰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蠃螈或謂之刺易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蝾螈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蜥蜴北燕謂之祝蜥 又曰桂林之中守宮能鳴者與蛤蚧相似 古今注曰蝾螈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

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曰蜥蜴其長大者曰蝾螈蛇

醫大者長三尺其色黝紺善媚人一曰黝螈一名綠螈

考工記注曰胷鳴蝾螈屬

馬融周官作以胷鳴干寶周官作以骨鳴

明

楊慎卦爻名義曰易者盧蠃之名守宮是也 淮南子

曰守宮塗臍婦人無子 又曰守宮飾女臂有文章

抱朴子曰謂蜥蜴為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蜥

蜴 又曰蝾螈盈數而蚪龍希覲 揚子解嘲曰執蝾

蜥而嘲龜龍 博物志曰蜥蜴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

盡赤所食滿七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

偶則落故曰守宮 異物志曰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

下稍稍依近便共浮水而相合 三教珠英曰守宮鱗色似蛇而四足亦與魚合 墨客揮犀曰南方溪澗中有魚生石上號石斑魚至春含育則毒不可食云與蜥蜴交也

守宮二

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置守宮盆下使射之朔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 文昌雜錄曰守宮其形大槩類蜥蜴足短而加闊亦有金色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故名焉又曰置於宮中宮人之有

異志者即吐血汙其衣或曰以繫宮人臂吐血汙臂者有異心也 酉陽雜俎曰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適王傅李玘過汴因宴王李王以早為憂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復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甕前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雨大注數百里舊說龍與蛇師為親家 又曰太和末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長寸半葛巾策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

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
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觀書詬詈不已因覆硯於書
上士人不奈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有頃有
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寸許大呼曰真官以君獨學
故令郎君共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至損害今可見真
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初
不肯去因嚙四肢痛不可忍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言
訖又四五人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行至堂東遙望
見一門絕小如節使衙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
如此復被衆嚙之恍惚間已入小門見一人戴冠當殿

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
兒往何乃致害罪當腰斬遂見數持刀攘臂逼之士人
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之曰彼
既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
矣殘燈猶在天明尋其蹤跡東壁古階下有小穴如栗
守宮出入焉遂雇夫發之除數尺有守宮十餘石大者
色赤長尺許即坐者也壤土如樓狀士人積薪焚之後
亦無他 西湖志曰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
老嫗監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缸吸油既竭而倏然不
見監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

倦遊雜錄曰熙寧

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
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
蜥蜴不能盡得徃徃以蠍虎代零入水即死小兒更曰
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瑯嬛記曰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
內相磨取水飲之神效言畢化爲綠螭走入壁孔中其
人如方即愈

守宮三

增

食萬

陶隱居曰守宮食蠶故呼蠟虎

捕蟬

詳上
今注古

蛇師

要曰舊

說蛇體有傷此輒銜草傳之故
名蛇醫北戶錄云一日蛇師
又名土禱雨卦爻名義注曰守宮
龍子與龍通氣故可禱雨
故能吐電夷堅志載劉法師在龍興府西山見蜥蜴如
手臂大無限八井吸水盡即吐為電伊川謂電有是上
面結成者有是
蜥蜴倣者以此

守宮四

詩古樂府曰護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
宋蘇軾蠟

虎詩曰跂跂有足蛇脉脉無角龍爲虎君弗笑食盡蠆尾蟲又詩曰黃雞啄蠆如啄黍臚間守宮稱蠆虎閒中徼尾伺飛蟲巧捷工夫在腰膂跂跂脉脉善緣壁陋質從來誰比數今年水旱號蜥蜴狂走兒童鬧歌舞能

銜渠水吐冰雹不向蛟龍覓雲雨守宮弩力搏蒼蠅明年歲旱當求汝

蛤蚧

增本草曰蛤蚧首如蟾蜍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短尾長多生於山谷或大樹間一雌一雄行常相隨常自呼其名曰蛤蚧 物類相感志曰南民曰蛤蚧生一歲每鳴一聲二歲每鳴二聲有至十聲者土人以爲老蛤蚧尤重之 海錄曰蛤蚧大月三聲小月兩聲 北戶錄曰其聲絕大或曰一年一聲驗之非也端州大廳有蛤蚧州吏云已多年至今每鳴或三聲或一聲不定

也 又曰蛤蚧背綠色上有黃斑點若古錦文長尺餘其族則守宮蜥蜴蠃蜓多居古木竅間自呼其名又有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於身相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嘗獲一枚閉於籠中玩之只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酉陽雜俎曰南中有避役一名十二時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鬚者夏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辰狀

蠍

增埤雅廣要曰蠍毒蟲 詩曰彼君子女卷髮如蠍

大戴禮曰神人國有蜂蠆不螫嬰兒 陶弘景曰蠍有雌雄雄螫者痛止一處雌者痛牽諸處 又曰守宮食蠆故呼蠍虎 蜀本草曰蠍緊小者名蚘蚘 孝經援神契曰蜂蠆垂芒毒在後也 莊子曰老聃云三皇之智憯於蠆蠍之尾 酉陽雜俎曰鼠負蟲大者多化為蠍蠍子多負於背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蠆常為蝸牛所食以跡規之蠍不復去 又曰嘗見一蠍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 又曰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蠍形如錢螫人必死 通俗文曰長尾為蠆短尾為蠍 物類相感志人或謂蝸螫者取蝸涎塗之痛立止 傳載曰安

邑縣北門有一蠍如琵琶大每出不毒人 江鄰幾雜志曰都中弄蠍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剝馬務蝸食馬血尤毒螫人有死者 癸辛雜志曰北方毒螫有所謂火蝸者比之常蠍極小其毒甚酷常有數人夏月小憩磐石忽覺髀間奇痛徹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則石面光瑩無他物僅行數步則通身腫潰而殂同行者異之意石之下必有異遂起視之見一蠍極小而色黑一人以竹杖擊之竹皆爆裂而執竹之手亦腫潰不旋踵而死近得杜真人持呪驅此害稍息

蠍二

博古圖曰商有蠱鼎其銘釋曰蠱善毒人寓思患豫
防意 左傳曰鄭人諺子產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蠱尾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蠱螫其手呻呼無賴華陀
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寢旁人數為易湯令暖
其日即愈 干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
有書生入亭宿明掘得蠍大如琵琶尾長數尺亭遂安
靜 北史齊南陽王綽傳曰綽為定州刺史後主高緯
徵至行在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混蟲觀之極
樂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
裸卧其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喙不已謂綽曰如

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 唐景龍文館記曰上巳日
上幸渭濱宴侍臣其日賜侍臣柳圈各一云帶之免蠱
毒 傳載曰潤州金壇縣大曆中雜組作開元有北人為主
簿以竹筒齋蠍十餘枚置於廳事之樹後遂孳育數百
枚為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人不識呼為主簿蟲
吉凶影響錄曰黃靖國死見冥中治武后獄以大甕聚
萬蠍螫之

蠍三

論曹植藉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鑿修去樹之蝎者曰
不識天下有蝎乎曰三苗共工謹兜非堯之蝎歟齊之

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 劉晝防慾
篇曰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蠹樹抱蠹則自鑿身抱慾則
自害

增序宋嵇含遇蠆賦序曰元康二年中夜遇蠆客有戲
余者曰諺云過滿百為蠆所螫斯言信哉雖內省不疚
而逢此害喟然而歎遂作賦

蝸牛一

增爾雅曰蝸贏蝸蚺郭璞曰即蝸牛也 本草曰蝸蚺一名陵
蠡一名土蝸一名蝸蚺一名蠡牛亦曰瓜牛入三十六
禽限又是四種角蟲之類螢室星之精 古今注曰蝸

牛陵螺也形如蝸蚺殼如小螺白色生池澤草木間頭

有兩角行則觸警則縮首尾俱能藏入殼中盛夏則

自懸樹葉下以有兩角故名牛今有一種生於卑濕大

蝸蚺之類也 又曰蝸殼宛轉有文章絞縛為結似螺殼故

曰螺 又曰野人為圓舍如蝸殼名曰蝸舍亦曰蝸牛

廬 禮記曰蝸醢而苽食人君燕食所用也 三蒼曰

蝸小牛螺也俗名黃犢 日華子曰即負殼蜺蚺也

淮南子曰昌陽去蚤蝨而來蚘窮去害小而來患大窮

即蜺蚺也是物好濡而升高則焦死故曰蚘窮一曰

陵窮乘陵則窮也宋史小人居高位者亦曰蚘窮

山海經曰清安之山北望河曲是多倮纍郭璞曰倮

玉匣記曰蝸牛不獨能伏蝮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聞見錄曰陰濕之下蟲名蝸蝸每循牆上升掉首弓腰盤礴委曲擗矻矻必求前進未半塗則沫既涎窮精潰力竭竟粘壁而死

蝸牛二

莊子曰戴晉人告魏惠王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朝野僉載曰唐武后中尚食奉御張思恭進牛窟利上有蜺蚰大如筋天后以

玉合貯之召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極是毒物近有烏食百足蟲忽死開腹中有蜺蚰一抄諸蟲並盡此物不化朕昨日以來意惡不能食思恭頓首請死勅免之與宰夫並流嶺南酉陽雜俎曰睿宗為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埽之經數日如初清異錄曰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構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蝸牛也

蝸牛三

增

詩唐杜牧詩曰蝸蜺蠹盡梁

南方卑濕積雨後蝸涎盈室書畫梁壁爛然如

銀

宋蘇軾蝸牛詩曰腥涎不滿腹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休竟作粘壁枯 歐陽修詩曰斷牆著雨蝸成字

增賦唐馬吉甫蝸牛賦曰順陰而起背陽而化黃綠於草木縈委於臺榭傍庭廡以徐迴循墻隅而亂下纖角內奮寧交觸氏之兵堅殼外圓終結野人之舍闕爪牙兮自達無羽翼兮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於鵲嚇

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九

淵鑑類函卷四百五十

蟲牙部六

蝗 蚱 蚻 附 蟬

蟻 蟻 蟻

蝗

合 蟲 賊 蟻 蟻

原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螻食根曰蠹食節曰賊四者蝗蟲名也 說文曰螟蟲也 又曰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蠹 廣雅曰蠹蝗也 禮記曰仲

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 又曰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

災 京房易傳曰妖害忠孝蟲食苗根 又曰王者與

諸侯爭蟲食苗節莖 又曰孽惡生孽蟲食苗心 又

曰德無節蟲食葉 毛詩曰去其螟螻及其蠹賊 詩

義疏曰赤螳也 許慎曰吏乞貸則生螳舊說螟螣
蚌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故健爲文
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又曰蝗也
今謂蝗子爲螽一名螽蟴兗州人謂之螳 蔡伯喈曰
蝗螳也當爲災則生故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
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雖自有種其爲災云是魚子
在水中化爲之 春秋佐助期曰螽之爲蟲赤頭甲身
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暴衆也 春秋舍孽
曰蝗起於貪螽者飛而甲爲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
又曰螟應苛刻 呂氏春秋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

故謂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失瓜瓠 又
曰亂政之妖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 淮南子曰枉法
令即多蠱螟 毛詩疏曰蠱長而細或說云蟲螽蛄也
食苗根而爲人害 詩話曰禾始發有蟲生苗心中如
蠶而細仍吐絲包其心使不生穗 五行志曰劉歆以
爲飛負蟲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 洪範五
行傳曰介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
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
也 增西陽雜俎曰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
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

其字有王字固不可曉舊言部吏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身黑頭赤者武吏也頭黑身赤者儒吏也 玉堂閒話曰蝗之爲孽也蓋沴氣所生每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羽翼未成跳躍而行謂之蝻 鶴林玉露曰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然捕者往往羣呼聚喊或不爲動若鳴金擊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殺傷沴氣之所化

理或然也 墨客揮犀曰蝗一生九十九子皆聯綴而下入地常深寸許至春暖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能躍十日而能飛喜旱而畏雪 蟲志曰天蟲蝗蝻是也戎馬生於郊則出昏亂之世賄賂公行奸邪執政則生字說曰贅食苗葉無傷於實若可貸也 類山曰蝗蟲子未有翹者爲蜾蜬蚰

蝗二

原左傳曰哀十二年螟十三年螟穀梁傳曰雨蝻於宋外災不書此何書災甚也奈何茅茨盡也 洪範五行傳曰春秋之各蝻者蟲災也以刑罰暴虐貪叨無厭興

師動衆蟲爲害矣雨螽於宋是時宋公昭公也暴虐刑重賦斂無已故應是而雨螽漢書曰武帝元光五年秋蝗四將征南越元封六年秋蝗兩將征朝鮮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飛至燉煌三年秋復蝗貳師征大宛征和三年蝗四年夏蝗三將征匈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又曰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多殺害時黃霸在潁川鳳凰下而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耶又曰劉歆以爲蜾蠃蠹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青也董仲舒以爲蜾蠃始生也是時初稅畝亂先王之制故應是而蜾生屬羸蟲之孽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

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漢書曰王莽地皇三年夏蝗從東方來飛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綠殿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東觀漢記曰馬援爲武陵太守郡連有蝗蟲穀價貴援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爲魚蝦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又曰永初七年郡國蝗飛過又曰司部災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

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號福爲直掾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栩爲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皆去又曰謝夷吾爲壽張令是時蝗食五穀野無生草過壽張界飛逝不集又曰許季長爲湖令州郡皆被蝗災過湖縣飛去不入續漢書曰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師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復蝗

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執政無謀慮苟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討鮮卑大司農給用不足敵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貪苟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入錢西園少帝興平元年夏大

蝗是時天下大亂 會稽典錄曰鄭弘爲鄆令永平十
五年蝗發泰山郡國被害過鄆不集郡以狀上詔書以
爲不然自朕治京師尚不能攘蝗鄆令何人而令消弭
遣按驗之 師覺授孝子傳曰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
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棄大蝗連熟 陳留耆舊傳曰高
慎敦厚少華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蜾蝗爲災
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強以表州郡 典論曰議郎馬融
以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
上林頌以諷 廣州先賢傳曰黃豪交趾人除外黃令
豪均已節儉麤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一縣稱平

當時鄰縣蝗蟲爲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
移者悉歸附之 益部耆舊傳曰任昉蜀郡成都人父
修字伯慶爲固始侯相天下大蝗獨不入界 又傳曰
楊琳爲茂陵令比歲連蝗災曲折不入茂陵 先賢行
狀曰公沙穆爲魯相時有蝗災穆躬露坐界上蝗積疆
畔不爲害 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重
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
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
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蜾蝗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
士皆不就卒於家 魏志曰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

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 吳書曰袁術
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
去百姓饑窮以桑椹蝗蟲爲乾飯 晉令嘗以蝗向生
時各部吏按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內皆令周徧
晉陽秋曰司冀青雍蝗茅草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
禾百姓謂之胡蝗 趙書曰石勒十四年五月飛蝗穿
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蠶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周徧河
朔百草無遺惟不食三豆及麻 涼記曰涼王呂光麟
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爲西寧太守往年蝗蟲所到之處
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二頃覆地跳躍宿昔變異

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州淶水北大駕所到蟲尋殄盡是
以麥苗損耗無幾 **增**唐書曰貞觀中終南等數縣蝗
文皇至苑中見蝗掇數枚而呪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
食之是害於百姓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
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恐致生疾遂諫止太宗
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不爲災 唐
鄭祭傳信記曰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
蝗埋之上曰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
無違而傷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
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之

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
救時是朕心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為不可上謂左右
曰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
結奏捕蝗蟲凡百餘萬石時無饑饉天下賴焉 酉陽
雜俎曰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
數萬盡食其蟲 玉堂閒話曰晉天福之末天下大蝗
連歲不解行則蔽地起則蔽天禾稼草木赤地無遺其
蝻之甚也流引無數甚至浮河越嶺踰地渡塹如履平
地入人家舍莫能制禦穿戶入牖井溷填咽腥穢牀帳
損齧書衣積日連宵不勝其苦鄆城縣有一農家豢豕

十餘頭時於陂澤間值蝻大至羣豕躍而啗食之斯須
復飲不能運動其蝻又飢咬齧羣豕有若堆積豕竟困
頓不能禦之若為蝻所殺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
死所謂天生殺也 又巳酉年後漢乾祐二年將軍許敬遷奉
命於東洲按夏苗上言稱於陂野間見有蝻生十數里
纔欲打捕其蟲化為白蛺蝶飛去 澠水燕談錄曰祥
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於野以獻宰臣率百官稱
賀王旦獨執不可數日方罷朝飛蝗蔽天上歎曰使百
官賀而蝗遽至豈不為天下笑耶 言行錄曰趙抃守
青州時山東早有蝗自青齊及境遇大風乃退飛墮水

而死 金史列傳曰阿撒移鎮定武歲旱且蝗割指以血歷酒中禱而酌之既而雨霑足有羣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 山堂肆考曰元成宗時蝗蟲食苗稼惟揚州等處為甚成宗往祭之忽有鶩鳥羣至在地者啄之飛者以翼格殺之蝗盡滅

蝗三

原捕使者 隨督郵 漢平時蝗詔使者捕蝗人能捕蝗者為西華令汝穎有蝗災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忽大至督郵其日去蝗亦隨去 **避境** 赴海 魯恭為中牟令飛蝗避境 **責已** 去官 公沙穆為弘農令時多蝗 **害田** 免稅 無害我田 為神明之君 下徐桐事詳蝗二

穉蟲損免

魚子化

飛鳥食

魚卵所化俗云春

穉令詳旱 遺魚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為魚 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為日所暴乃生 飛蝗 山堂肆考曰梁宗室修為秦州刺史郡有 蝗修詣田所深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食蝗殆盡 **詣** **吏受錢** **募民易粟** 上詳捕使者注 後帝天福間募民捕蝗易以粟 晉

蝗四

焚香祈禱

山堂肆考曰宋祥符中飛蝗過京城

酒

饋致祭

漢實錄曰乾祐初開封府陽武縣蝗為鸚鵡聚食

較禁羅弋鸚鵡

以

過江東

王安石罷相出鎮金陵飛

其有吞噬之異也 百官錢安石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因書一絕 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 偏感德又從 **壑鄰邑** 之鄰縣尉司禁瘞後仍舊滋蔓 台旆過江東 蟲牙部 治監貢極卷四百五十一 蝗

責令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司移
文載保正之語牒雍丘縣請各行打撲收埋本處勿以
鄰國為壑時米方與客飲視牒大笑取筆書其後云蝗
蟲本是飛空物天遣來為百姓災本縣若能驅得去貴
司何不打開來
傳者無不絕倒
介蟲敗穀 稻蟹不遺 蟲螟為害 蟲蝗為災
昆蟲之災

蝗五

補詩宋歐陽修答朱案捕蝗詩曰捕蝗之術世所非欲
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
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戶
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

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
人固已決不疑秉蠹投火况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
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誅誅最說子孫眾為
腹所孕多蛄蚳始生朝敵暮已頃化一為百無根涯口
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隰不知數進
退整若隨金輦嗟茲羽孽物其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
凡萬事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蠅頭出土不急捕羽
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羣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
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
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

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為蜾蠃吾嘗捕蝗見其事較
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以明信民爭馳斂
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
惡苟銳無難爲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
吟君贈廣其說爲我持之告採詩 王令原蝗詩曰蝗
生於野誰所爲秋一母死遺百兒埋藏地下不腐蝦疑
有鬼黨相收持寒禽冬饑啄地食拾掇穀種無餘遺吻
雖掠卵不加破意似留與人爲饑去年冬溫臘雪少土
脈不凍無冰漸春氣蒸炊出地面戢戢密若在釜糜老
農頑愚不識事小不撲滅大莫追遂令相聚成氣勢來

若大水無垠涯蓬蒿滿眼幸無用爾縱嚼盡誰爾譏而
何存留不咀嚼反向禾黍加傷夷鴟鵂啄銜各取飽充
實腸腹如撐支兒童跳躍仰面笑却愛甚密嫌疎稀吾
思萬物造作始一一盡可天理推四其行蹄翼不假上
旣戴角齒乃虧夫何此獨出羣類旣使跳躍仍令飛
徐照蝗飛高詩曰戰士死化蟲蟲老生翅翼目怒體甲
硬豈非怨氣激擲擲北方來橫遮遍天黑戍婦聞我言
色變氣咽逆良人進戰死屍骸委砂礫昨夜魂夢歸白
騎曉無迹因知天中蝗乃是屍上物仰面久迎視低頭
淚雙滴呼兒勿殺害解繫從所適蝗乎若有知飛入妾

心臆 明宣宗捕蝗示尚書郭敦詩曰蝗蟲雖微物爲患良不細其生實繁滋殄滅端非易方秋禾黍成芄芄各生遂所忻歲將登淹忽蝗已至害苗及根節而況葉與穗傷哉隴畝植民命之所係一旦盡於斯何以卒年歲上帝仁下民詎非人所致修省弗敢怠民患可坐視去螟古有詩捕蝗亦有使除患與養患昔人論已備拯民於水火勗哉勿翫愒 郭敦飛蝗詩曰飛蝗蔽空日無色野老田中淚垂血牽衣頓足捕不能大葉全空小枝折去年拖欠驚男女今歲科徵向誰說官曹醉卧聞不聞歎息回頭望京闕

好舛蟲一

附

增 酉陽雜俎曰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舛舛蟲延及平州界有羣鵲食之 夢溪筆談曰元豐中慶州界生舛舛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舛舛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舛舛皆盡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東坡志林曰舛舛蟲爲害甚於蝗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豆麥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

好舛蟲二

附

增詩宋羅處約梁縣界野蚺蟲生詩曰方喜雲苗布俄聞葉騰生田神何縱虐稼政自非明穎鳳那充食吳牛已絕耕黃堂厭梁肉惕爾自心驚

蚺一

增本草曰射工射影水弩抱槍含沙短狐水狐溪鬼蟲皆蚺別名 埤雅曰蚺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 原毛詩曰爲鬼爲蚺則不可得注云其物不可見蓋氣精也南越夷狄淫佚處也其蚺生水澤地多婦人其淫色爲主故南越多蚺者淫女惑亂之所生

也故聖人名之曰蚺蚺者猶惑也 廣記曰水弩之蟲常自四月上弩八月卸之見人影則射 洪範五行傳蚺射人者也生於南越地南方謂之短狐者也 毛詩義疏曰蚺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龜二足江淮水濱皆有人在岸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或曰射影也南方人欲入水以瓦石投水中令濁乃入或有含沙射人入人肌其病如疥 增抱朴子曰射工水蟲冬天蟄於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生其靈不積留氣起如灼蒸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即得陰乾爲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 山海經曰大荒蚺山有蚺民之國射蚺是食 沈瑩

臨海異物志曰瀾瀾水鳥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酉陽雜俎曰抱槍水蟲也形如蜷蛭稍大腹下有刺似
槍如棘針螫人有毒 續博物志曰禽經云鷲飛則蟻
沉 葛洪曰溪毒似射工而無吻者即蟻類也鵝鴨能
辟之 造化權輿短狐射氣蛭蝮遺溺中影則疾
而去之也亦言求而去之也

蟻二

增春秋曰莊公十八年秋有蜚 公羊傳曰蟻何以書
記異也 竹書紀年曰周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出居
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蟻射人 齊書曰屠氏

女採樵夜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行殯葬負土成墳忽
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
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鬼魅弗敢從時鄰舍人有被蟻毒
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病無不愈
者家產日益

蟻三

增鮑昭苦熱行含沙射流影 黃庭堅詩溪弩發潛機
稽聖賦蛭旋於影蟻射於光 柳宗元文射工沙蟲
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瘡

蟻

增爾雅曰蝎蝓蝓又曰蝓蝓蝓
曲貌以形舉也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
蝓雅廣要曰蝎一名蝓吉屈
方言曰關東謂之蝓蝓梁益之

又曰蠮螋
方言曰關

埤雅廣要曰蝓一名蛭一名蜃吉屈

曲貌以形舉也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

方言曰關東謂之蠮螬梁益之

間謂之蝎

蓋螬蟻之體有豐潔且
白者故以况莊姜之頰

周禮曰剪氏主除蠹 北史晉庾峻曰今山林之士
利出一官商君謂之六蠹韓非謂之五蠹 唐書宦官

北史晉庾峻曰今山林之士
韓非謂之五蠹 唐書宦官

傳曰如媒而成如蠍之蠹
符子曰石生金木生蝎

符子曰石生金木生蝎

化書曰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蝤蛸起謂之蝤蛸故古者諧從中

故古者潛從中

七

辨曰蝤蛸之領阿那宜顧漢書曰文帝賜尉陀書衣

漢書曰文帝賜尉陀書衣

物陀因使者獻桂蠹一器

大業拾遺錄曰桂蠹紫色香辛有味噉之去陰痰之疾

天牛虫附

增埤雅曰蝸化天牛兩角狀如水牛長二三寸色黑而背有白點長鬚有斑甲下有翅能飛不甚遠按蝸木蠹也久則化爲天牛天牛復生子爲蠹酉陽雜俎曰天牛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籬僻間必雨

背有白點長鬚有斑甲下有翅能飛不甚遠

也按蠋木蠹久則化

爲天牛天牛
復生子爲蠹

酉陽雜俎曰天牛黑甲蟲也長安夏中

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

蟬

增爾雅曰蟬白魚

衣書中蟲以蒸濕生形稍似魚尾分
二岐身白有厚粉視之如銀本草謂

衣魚一曰僻魚俗呼蠹魚一名蝨
古稱困學生爲書蠹誤用淫借也

宋王達澄懷錄曰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

伏蟄之兩齒斷水

蟬二

增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次雀梁蠹書於羽陵

謂暴書
蠹也

虫 𧈧 牙 部

監貞函卷四十五

蠟

十一

酉陽雜俎曰補闕張周封言嘗見鯢上白瓜子化為
鯢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為魚之義 又曰何諷於書中
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
方士云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向
天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也 杜甫詩散帙
鯢魚乾注云壁魚入經函中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
吞之可致神仙 玉壺清話曰宋太宗不識蟬字見楊
蟬名曰以微類名其子何也御筆抹去蟲字名覃

蟬三

增詩唐李遠詩曰鱗細粉光鮮開書亂眼前透窗疑漏

網落硯似遊泉潛穴河圖內吞鈎乙字邊莫言少髻鬣
食盡白蘋篇 宋邵雍詩曰形狀類於魚其心好蠹書
居常遊篋笥未始在江湖為害千般有言烹一物無年
年當盛夏曬了又如初

蝨一

蚤雜見

增說文曰蝨齧人蟲也蟣蝨子也

潛確類書曰蚤齧人
跳蟲也出於塵土間

漢書宋義曰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蝨 又曰王莽校
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無雷無異口中蚤蝨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冑生蟣蝨 淮南子曰
昌陽去蚤蝨而人弗席者為其來蛉窮也 又曰釋大

道任小技無異使蟾螭捕蚤 又曰湯沐具而蟣蟲相
弔 抱朴子曰夫蟲生於我我非蟲之父母蟲非我之
子孫也 又曰眼能察大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
聞雷霆而不能周蟣蟲之音也 又曰今頭蟲著身皆
稍變而白身蟲處頭皆漸化而黑是黝素果無定質移
易在乎所漸也 又曰蚤蟲攻君卧不獲安 論衡曰
人生在天地之間猶蚤蟲之在衣裳 續博物志曰土
乾生蚤 酉陽雜俎曰蟲惡水銀有病蟲者雖香衣沐
浴不得已惟水銀可去之又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
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蟲建草能去蟣蟲

澄懷錄曰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南人採置席
下能去蚤蟲 雞肋編曰蟲放青葉草上經宿占霧則
為青蟲飛去皆坼背而化 席上腐談曰蟲陰物其足
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 趙壹曰丹
鴻可殺蚤 又曰昨非草書俯而擇蟲不暇見地地至
大而不見者銳精於蟲也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蚤蟲
雖細慮於安寢 曹植論曰得蚤者莫不摩之齒牙為
害身也 嵇康與山濤書曰危坐一時髀不得搖性復
多蟲爬搔無已而當累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

匿乎壤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去禪
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蟲處禪中
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

蟲二

增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鼃
懸蟲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
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孤蓬之簳射之貫蟲而懸不絕
符子曰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隱者周豐往
見曰臣嘗晝寢嗽然有羣蟲共鬪乎衣中甘臣膏腴之
肌餌臣項膺之膚相與樹黨爭之相殺者大半蟲父止

之曰吾與汝所慮不過容口而已奚用交戰爲羣蟲乃
止今以汶陽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蟲之智竊爲君
羞之韓子曰子韋見孔子於商太宰曰吾見孔子則
視子猶蚤蟲之細者也今吾見之於君子韋恐孔子貴
於君因謂太宰曰且君之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蟲
太宰弗復見也又曰韓昭侯搔痒而亡一爪求之甚
急左右因取其蚤蟲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誠也
又曰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陵陳陽下斷河內臨東
陽邯鄲猶口中蟲也東觀漢記曰馬援擊尋陽山賊
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蟲而剃之蕩然蟻

蟲無所復附書奏上大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蟲者皆刺之風俗通畧曰河南趙仲讓爲梁冀從事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懷裘捕蟲裏城君使推問之冀笑曰此我從事絕高士也晉裴啟語林曰顧和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臾周侯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蟲夷然不動周始見遙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顧心問曰此中何所有顧擇蟲不視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晉紀曰王猛字景略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聞桓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蟲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齊

書曰江泌性仁義衣敝蟲多綿裹置壁上恐蟲飢死乃復置衣中後終身無蟲梁吳均齊春秋曰卞彬爲南康郡丞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旣不遂乃著蚤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潛確類書曰齊卞士蔚居貧多病澣沐不時探採蚤蟲日不替手三國典略曰梁劉慤常有飛書謗毀梁王怒曰劉慤似衣中蟲必須搯之合璧事類北齊邢之才位中書監脫略簡易不修威儀對客或解衣覓蟲且與劇談北史曰司馬子如以賄在獄神武勅文襄出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蟲傳信記曰無畏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麓易律師不說

常令宿於戶外律師終夜捫蝨投牀下無畏即呼曰撲殺佛子律師異之 酉陽雜俎曰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金子忌蝨尤甚坐客競徵蝨事多至百餘條子戲撫其事作破蝨錄 潛確類書曰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蝨 清異志曰揚州蘇隱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急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蝨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南楚新聞曰李蟪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漆一畫成蝨字及寤曰蝨者蟪也乃改名果登科 禁殺錄曰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

蝨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蝨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効命之秋也遂列行於被上須臾皆殞嵩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絲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蝨也嵩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來害嵩其人有古劒甚利著處便破見血即死是夜其人劒一下即見血以爲殊死矣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瞰之無恙也訪得蝨事始知其夢 國老閒談曰查道性淳古少寓狼山寺躬薪水以給僧衆衲衣不洗濯以養蝨後仕至龍圖閣待制 墨客揮犀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

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公亦爲之解頤長公外記曰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捫得蝨乃曰此是垢膩所生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之佛印理曲者設一席以表勝負酒散少游即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蘇辨蝨所由生蘇云生於垢膩愚謂成於綿絮兩疑不釋將質吾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飢飫會既去頃之蘇亦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荅以生

於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問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飢飫二公大笑具宴爲樂剡溪夜語曰石曼卿於廨後自作一庵常醉卧其間名其軒曰捫蝨山堂肆考曰宋道君北狩至五穀城衣上見蝨呼爲琵琶蟲以其形類琵琶也

蝨三

詩唐韓愈瀧吏詩曰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得無

蝨其間不武亦不文

按商君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爲蝨官曰六蝨成俗兵必大敗

說本宋王安石和王樂道烘蝨詩曰秋暑汗流如炙

輟敝衣蒸濕塵土浣施之衆蟲當此時擇肉甘於虎狼
餓咀嚼侵膚未云已爬搔刺骨終無那時時對客輒自
捫十百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強復活爪甲流丹真暫
破未能湯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踞爐熾炭已不
暇對竈張衣誠未過飄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
磨欲驅百惡死焦灼肯貸一凶生棄播已觀細點無所
容未放老奸終不墮燃臍郿塢患溢世焚寶鹿臺身易
貨塚中燎入化秦屍池上燠隨遷莽坐彼其驚極就煙
埃况汝命輕侔涕唾逃藏敗絮尚欲索埋沒沉灰誰復
課薰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猶殘衆蟻恨未

除自許寧能久安卧 司馬光和王安石烘蟲詩曰天
生萬物名品夥嗟爾爲生至么麼依人自活反食人性
喜伏藏便垢浣晨朝生子暮生孫不日蕃滋踰萬箇透
疎緣隙巧百端通夕爬搔不能卧我歸彼出疲奔命備
北驚南厭搜邏所禽至少所失多捨置薰燒無術奈加
之炭上猶晏然相顧未知亡族禍大者洋洋迷所適奔
走未停身已墮細者懦怯但深潛乾死縫中誰復課黑
者抱髮可憂疑逃入纒頭默相賀腥煙焰起遠襲人袖
擁鼻端時一唾初雖快意終自咎致爾殲夷非爾過吾
家笥篋本自貧况復爲人苦慵惰體生鱗甲未能浴衣

不離身成脆破朽繒壞絮爲淵藪如粟如麻寢肥大虛
腸不免須侵人肯學夷齊甘死餓醯酸聚蚋理固然爾
輩披攘我當坐但以努力自潔清羣蟲皆當遠逋播
梅堯臣詩曰託處裳帶中旅升裘領端藏跡詎可索食
血以自安人世猶俯仰爾生何足觀 又詩曰吾兒久
失恃髮總仍少櫛曾誰具湯沐正爾多蟣蟲變黑居其
元壤絮宅非吉蒸如蟻亂緣聚若蠶初出鬚邊極搔爬
何暇嗜梨栗剪除仍未難所惡累形質 又詩曰茲日
頗所愜捫蟲反得蚤去惡雖未除快意乃爲好物敗誰
可必鈍老而狡天穴蟻不齧人其命常自保

增賦唐李商隱蟲賦曰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驚露鶴
不知其生汝職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跖香而絕
陸龜蒙後蟲賦并序曰余讀玉溪生蟲賦有就顏避跖
之歎似未知蟲作後賦以矯之曰衣緇守白髮華守黑
不爲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
蟲之賊

增序齊卞彬蚤蟲賦序曰蟲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
蟲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
復不勲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

三十

卷之四

James M. Smith

